

<<怨女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怨女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9573326656

10位ISBN编号：9573326655

出版时间：2010/05

出版时间：皇冠

作者：張愛玲

页数：20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怨女>>

前言

上海那時候睡得早，尤其是城裏，還沒有裝電燈。

夏夜八點鐘左右，黃昏剛澄定下來，天上反而亮了，碧藍的天，下面房子墨黑，是沉澱物，人聲嗡嗡也跟著低了下去。

小店都上了排門，石子路上只有他一個人踉踉蹌蹌走著，逍遙自在，從街這邊穿到那邊，哼著京戲，時而夾著個「梯格隆地咚」，代表胡琴。

天熱，把辮子盤在頭頂上，短衫一路敞開到底，裸露著胸脯，帶著把芭蕉扇，刮喇刮喇在衣衫下面搨著背脊。

走過一家店家，板門上留著個方洞沒關上，天氣太熱，需要通風，洞裏只看見一把芭蕉扇在黃色的燈光中搖來搖去。

看著頭暈，緊靠著牆走，在黑暗中忽然有一條長而涼的東西在他背上游下去，他直跳起來。

第二次跳得更高，想把它抖掉，又扭過去拿扇子揮。

他終於明白過來，是辮子滑落下來。

「操那！」

用芭蕉扇大聲拍打著屁股，踱著方步唱了起來，掩飾他的窘態。

「孤王酒醉桃花宮，韓素梅生來好貌容。」

一句話提醒了自己，他轉過身來四面看了看，往回走過幾家門面，揀中一家，蓬蓬蓬拍門。

「大姑娘！」

大姑娘！

「誰？」

樓上有個男人發聲喊。

「大姑娘！」

買麻油，大姑娘！

叫了好幾聲沒人應。

「關門了，明天來。」

這次是個女孩子，不耐煩地。

他退後幾步往上看，樓窗口沒有人。

劣質玻璃四角黃濁，映著燈光，一排窗戶似乎凸出來做半球形，使那黯舊的木屋顯得玲瓏剔透，像玩具一樣。

「大姑娘！」

老主顧了，大姑娘！

蓬蓬蓬儘著打門。

樓上半天沒有聲音，但是從門縫裏可以看見裏面漸漸亮起來，有人拿著燈走進店堂，門洞上的木板?啦塔一聲推了上去，一股子刺鼻的刨花味夾著汗酸氣，她露了露臉又縮回去，燈光從下頰底下往上照著，更托出兩片薄薄的紅嘴唇的式樣。

離得這樣近，又是在黑暗中突然現了一現，沒有真實感，但是那張臉他太熟悉了，短短的臉配著長頸項與削肩，前劉海剪成人字式，黑鴉鴉連著鬢角披下來，眼梢往上掃，油燈照著，像個金面具，眉心豎著個梭形的紫紅痕。

她大概也知道這一點紅多麼俏皮，一夏天都很少看見她沒有揪痧。

「這麼晚還買什麼油？」

快點，瓶拿來。

她伸出手來，被他一把抓住了。

「拉拉手。」

大姑娘，拉拉手。

「死人！」

她尖聲叫起來。

<<怨女>>

「殺千刀！」

他吃吃笑著，滿足地喃喃地自言自語，「麻油西施。」

她一隻手扭來扭去，烏籐鑲銀手鐲在門洞口上磕著。

他想把鐲子裏掖著的一條手帕扯下來，鐲子太緊，抽不出來，被她往後一掣，把他的手也帶了進去，還握著她的手不放。

「可憐可憐我吧，大姑娘，我想死你了，大姑娘。」

「死人，你放不放手？」

她蹬著腳，把油燈湊到他手上。

錫碟子上結了層煤烟的黑殼子，架在白木燈台上，他手一縮，差點被他打翻了。

「噯喲，噯喲！」

大姑娘你怎麼心這麼狠？

「鬧什麼呀？」

她哥哥在樓上喊。

「這死人拉牢我的手。」

死人你當我什麼人？

死人你張開眼睛看看！

爛浮尸，路倒尸。

她嫂子從窗戶裏伸出頭來。

「是誰？」

- - 走了。

「是我拿燈燙了他一下，才跑了。」

「是誰？」

「還有誰？」

那死人木匠。

今天倒楣，碰見鬼了。

豬糞，癩三，自己不撒泡尿照照。

「好了，好了，」她哥哥說。

「算了，大家鄰居。」

「大家鄰居，好意思的？」

半夜三更找上門來。

下趟有臉再來，看我不拿門門打他。

今天便宜他了，癩三，死人眼睛不生。

她罵得高興，從他的娘操到祖宗八代，幾條街上都聽得見。

她哥哥終於說，「好了好了，還要哇啦哇啦，還怕人家不曉得？」

又不是什麼有臉的事。

「你要臉？」

她馬上掉過來向樓上叫喊。

「你要臉？」

你們背後鬼頭鬼腦的事當人不知道？

怎麼怪人家看不起我。

「還要哇啦哇啦。」

怎麼年紀輕輕的女孩子不怕難為情？

「炳發已經把聲音低了下來，銀娣反而把喉嚨提高了一個調門，一提起 他們這回吵鬧的事馬上氣

往上湧：「你怕難為情？」

你曉得怕難為情？

還說我哇啦哇啦，不是我鬧，你連自己妹妹都要賣。

爺娘的臉都給你丟盡了，還說我不要臉。

<<怨女>>

我都冤枉死了在這裏 我要是知道，會給他們相了去？

」 炳發突然一欠身像要站起來，赤裸的背脊吮吸著籐椅子，吧！
一聲響。

但是他正在洗腳，兩隻長腿站在一隻三隻腳的紅漆小木盆裏。

「好了好了，」他老婆低聲勸他。

「讓她去，女孩子反正是人家的人，早點嫁掉她就是了。

女大不中留，留來留去反成仇。

等會給人家說得不好聽，留著做活招牌。

」 炳發用一條絲絲縷縷的破毛巾擦腳，不作聲。

「告訴你，我倒真有點擔心，總有一天鬧出花頭來。

」 他怔了一怔。

「怎麼？

你看見什麼沒有？

」 「喏，就像今天晚上。

惹得這些人一天到晚轉來轉去。

我是沒工夫看著她，拖著這些個孩子，要不然自己上櫃台，大家省心。

」 「其實去年攀給王家也還不錯，八仙橋開了爿分店。

」他歪了歪下頰，向八仙橋那邊指了指。

「也是你不好，應當是你哥哥做主的事，怎麼能由她，嫌人家這樣那樣。

講起來沒有爺娘；耽誤了她，人家怪你做哥哥的。

下次你主意捏得牢點。

」 他又不作聲了。

也是因為辦嫁妝這筆花費，情願一年年耽擱下來。

她又不是不知道。

朱漆腳盆有隻鵝頸長柄，兩面浮雕著鵝頭的側影，高豎在他跟前，一隻雙圈鵝眼定定地瞅著他，正與她不約而同。

她瞅了半天，終於拎起腳盆，下樓去潑水，正遇見銀娣上來。

在狹窄的樓梯上，姑嫂狹路相逢，只當不看見。

銀娣回到自己的小房間裏，熱得像蒸籠一樣。

木屋吸收了一天的熱氣，這時候直噴出來。

她把汗濕的前劉海往後一掠，解開元寶領，領口的黑緞闊滾條洗得快破了，邊上毛茸茸的。

藍夏布衫長齊膝蓋，匝緊了黏貼在身上，窄袖、小袴腳管，現在時興這樣。

她有點頭痛，在枕頭底下摸出一隻大錢，在一碗水裏浸了浸，坐下來對鏡子刮痧，拇指正好嵌在錢眼裏，伏手。

熟練地一長劃到底，一連幾劃，頸項上漸漸出現三道紫紅色斑斑點點的闊條紋，才舒服了些。

頸項背後也應當刮，不過自己沒法子動手，又不願意找她嫂子。

上回那件事，都是她嫂嫂搗的鬼。

是她嫂嫂認識的一個吳家孀孀來做媒，說給一個做官人家做姨太太。

說得好聽，明知他們柴家的女兒不肯給人做小，不過這家的少爺是個瞎子，沒法子配親，所以娶這姨太太就跟太太一樣。

銀娣又哭又鬧，哭她的爹娘，鬧著要尋死，這才不提了。

這吳家孀孀是女傭出身，常到老東家與他們那些親戚人家走動，賣翠花，賣鑲邊，帶著做媒，接生，向女傭們推銷花會。

她跟炳發老婆是邀會認識的。

有一次替柴家兜來一票生意，有個太太替生病的孩子許願，許下一個月二十斤燈油，炳發至今還每個月挑担油送到廟裏去。

這次她來找炳發老婆，隔了沒有幾天又帶了兩個女人來，銀娣當時就覺得奇怪，她們走過櫃台，

<<怨女>>

老盯著她看。

炳發老婆留她們在店堂後面喝茶，聽著彷彿是北方口音，也沒多坐。

臨走炳發老婆定要給她們僱人力車，叫銀娣「拿幾隻角子給我。」

她只好從錢台裏拿了，走出櫃台交給她。

兩個客人站在街邊推讓，一個抓住銀娣的手不讓她給錢，乘機看了看手指手心。

「姑娘小心，不要踏在泥潭子裏。」

吳家嬌嬌彎下腰去替她拎起袴腳來，露出一隻三寸金蓮。

她早就疑心了。

照炳發老婆說，這兩個是那許願的太太的女傭，剛巧順路一同來的。

月底吳家嬌嬌又來過，炳發老婆隨即第一次向她提起姚家那瞎子少爺。

她猜那兩個女人一定是姚家的傭人，派來相看的。

買姨太太向來要看手看腳，手上有沒有皮膚病，腳樣與大小。

她氣得跟哥哥嫂嫂大吵了一場，給別人聽見了還當她知道，情願給他們相看，說不成又還當是人家看中。

她哥哥嫂子大概倒是從來沒想到在她身上賺筆錢，一直當她是賠錢貨，做二房至少不用辦嫁妝。

至今他們似乎也沒有拿她當做一條財路，而是她攔著不讓他們發筆現成的小財。

她在家裏越來越難做人了。

附近這些男人背後講她，拿她派給這個那個，彼此開玩笑，當她的面倒又沒有話說。

有兩個膽子大的伏在櫃台上微笑，兩隻眼睛涎澄澄的。

她裝滿一瓶油，在櫃台上一秤，放下來。

「一角洋錢。」

「嘖，嘖！」

為什麼這麼兇？

她向空中望著，金色的臉漠然，眉心一點紅，像個神像。

她突然吐出兩個字，「死人！」

一扭頭吃吃笑起來。

他心癢難搔地走了。

只限於此，徒然叫人議論，所以雖然是出名的麻油西施，媒人並沒有踏穿她家的門檻。

十八歲還沒定親，現在連自己家裏人都串通了害她。

漂亮有什麼用處，像是身邊帶著珠寶逃命，更加危險，又是沒有市價的東西，沒法子變錢。

青色的小蠅蟲一陣陣撲著燈，沙沙地落在桌上，也許吹了燈涼快點。

她坐在黑暗裏搨扇子。

男人都是一樣的。

有一個彷彿稍微兩樣點，對過藥店的小劉，高高的個子，長得漂亮，倒像女孩子一樣一聲不響，穿著件藏青長衫，白布襪子上一點灰塵都沒有，也不知道他怎麼收拾得這樣乾淨，住在店裏，也沒人照應。

她常常看見他朝這邊看。

其實他要不是膽子小，很可以藉故到柴家來兩趟，因為他和她外婆家是一個村子的人，就在上海附近鄉下。

她外公外婆都還在，每次來常常彎到藥店去，給他帶個信，他難得有機會回家。

過年她和哥哥嫂子帶孩子們到外婆家拜年，本來應當年初一去的，至遲初二三，可是外婆家窮，常靠炳發幫助，所以他們直到初五才去，在村子裏玩了一天。

她外婆提起小劉回來過年，已經回店裏去了。

銀娣並沒有指望著在鄉下遇見他，但是仍舊覺得失望。

她氣她哥哥嫂子到初五才去拜年，太勢利，看不起人，她母親在世不會這樣。

想著馬上眼淚汪汪起來。

她一直喜歡藥店，一進門青石板鋪地，各種藥草乾澀的香氣在寬大黑暗的店堂裏冰著。

<<怨女>>

這種店上品。

前些時她嫂子坐月子，她去給她配藥，小劉迎上來點頭招呼，接了方子，始終眼睛也沒抬，微笑著也沒說什麼，背過身去開抽屜。

一排排的烏木小抽屜，嵌著一色平的雲頭式白銅栓，看他高高下下一隻隻找著認著，像在一個奇妙的房子裏住家。

她尤其喜歡那玩具似的小秤。

回到家裏，發現有一大包白菊花另外包著，藥方上沒有的。

滾水泡白菊花是去暑的，她不怎麼愛喝，一股子青草氣。

但是她每天泡著喝，看著一朵朵小白花在水底胖起來，緩緩飛升到碗面。

一直也沒機會謝他一聲，不能讓別人知道他拿店裏東西送人。

此外也沒有什麼了。

她站起來靠在窗口。

藥店板門上開著個方洞，露出紅光來，與別家不同。

洞上糊上一張紅紙，寫著「如有急症請走後門」，紙背後點著一盞小油燈。

她看著那通宵亮著的明淨的紅方塊，不知道怎麼感到一種悲哀，心裏倒安靜下來了。

<<怨女>>

内容概要

張愛玲也許不是時下「正確」定義裡的女性主義者，但在《怨女》中，她從未停止對女性命運的嚴肅思考。

【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教授】王德威 張愛玲十八歲的銀娣是出了名的「麻油西施」，由於父母早逝，拮据的哥哥和嫂子一直想把她早點嫁出去。其實銀娣心裡有喜歡的人，但那人似乎不會有多大出息。仔細思量，如果成了哥嫂的窮親戚，人家一定會說她嫁得不好。

沒有錢的苦處她

是受夠了，於是，銀娣終於同意姚家瞎子少爺的這門親事。

雖然她嫁的人永遠不會看見她，但今後一生一世都會像在戲台上過，腳底下是電燈，一舉一動都有音樂伴奏。

但這時候的銀娣當然不會知道，她未來的人生舞台是荊棘遍地，而她的少爺也不只是看不見她而已……

《怨女》是張愛玲創作晚期的代表作

之一，不僅被改編成電影，更備受國內外文壇重視。

這本由短篇小說《金鎖記》擴充改寫而成的長篇小說，描繪大時代下女人被命運撥弄而扭曲的一生，從青春年少的充滿憧憬，一直到被現實環境壓迫的人生幻滅，在張愛玲臻至化境的文字中，讓人唏噓也讓人驚心。

<<怨女>>

作者简介

本名張煥，一九二〇年生於上海。
二十歲時便以一系列小說令文壇為之驚豔。
她的作品主要以上海、南京和香港為故事場景，在荒涼的氛圍中鋪張男女的感情糾葛以及時代的繁華和傾頹。
有人說張愛玲是當代的曹雪芹，文學評論權威夏志清教授更將她的作品與魯迅、茅盾等大師等量齊觀，而日後許多作家都不諱言受到「張派」文風的深刻影響。
張愛玲晚年獨居美國洛杉磯，深居簡出的生活更增添她的神秘色彩，但研究張愛玲的風潮從未止息，並不斷有知名導演取材其作品，近年李安改拍《色，戒》，更是轟動各界的代表佳作。
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於洛杉磯公寓，享年七十四歲。
她的友人依照她的遺願，在她生日那天將她的骨灰撒在太平洋，結束了她傳奇的一生。

<<怨女>>

章節摘錄

大餅攤上只有一個男孩子打著赤膊睡在揉麵的木板上。

腳頭的鐵絲籠裏沒有油條站著。

早飯那陣子忙，忙過了。

剃頭的坐在凳子上打盹。

他除了替男主人梳辮子，額上剃出個半禿的月亮門，還租毛巾臉盆給人洗臉，剃頭担子上自備熱水。

下午生意清，天又熱，他打瞌睡漸漸伏倒在臉盆架上，把臉埋在洋磁盆裏。

一個小販挑著一担子竹椅子，架得有丈來高，堆成一座小山。

都是矮椅子，肥唧唧的淡青色短腿，短手臂，像小孩子的鬼。

他在陰涼的那邊歇下担子，就坐在一隻椅子上盹著了。

店門口一對金字直匾一路到地，這邊是「小磨麻油生油麻醬」。

銀娣坐在櫃台後面，拿隻鞋面鎖邊。

這花樣針腳交錯，叫「錯到底」，她覺得比狗牙齒文細些，也別致些，這名字也很有意思，錯到底，像一齣苦戲。

手汗多，針澀，眼睛也澀。

太陽晒到身邊兩隻白洋磁大缸上，雖然蓋著，缸口拖著花生醬的大舌頭，蒼蠅嗡嗡的，聽著更瞌睡。

她一抬頭看見她外公外婆來了，一先一後，都舉著芭蕉扇擋著太陽。

他們一定又是等米下鍋，要不然這麼熱的天，不會老遠從鄉下走了來。

她只好告訴他們炳發夫婦都不在家，帶著孩子們到丈人家去了。

她一看見他們就覺得難過，老夫妻倆笑嘻嘻，腮頰紅紅的，一身褪色的淡藍布衫袴，打著補釘。她也不問他們吃過飯沒有，馬上拿抹布擦桌子，擺出兩副筷子，下廚房熱飯菜，其實已經太陽偏西了。

她端出兩碗剩菜，朱漆飯桶也有隻長柄，又是那隻無所不在的鵝頭，翹得老高。

她替他們裝飯，用飯勺子拍打著，堆成一個小丘，圓溜溜地突出碗外，一碗足抵兩碗。

她外婆還說，「擻得重點，姑娘，擻得重點。」

老夫婦在店堂裏對坐著吃飯，太陽照進來正照在臉上，眼睛都睜不開，但是他們似乎覺都不覺得，沉默中只偶然聽見一聲碗筷叮噹響。

她看著他們有一種恍惚之感，彷彿在斜陽中睡了一大覺，醒過來只覺得口乾。

兩人各吃了三碗硬飯，每碗結實得像一隻拳頭打在肚子上。

老太婆幫她洗碗，老頭子坐下來，把芭蕉扇蓋在臉上睡著了。

她們洗了碗回到店堂前，遠遠聽見三絃聲。

算命瞎子走得慢，三絃聲斷斷續續在黑瓦白粉牆的大街小巷穿來穿去，彈的一支簡短的調子再三重複，像迴文錦卍字不斷頭。

聽在銀娣耳朵裏，是在預言她的未來，彎彎曲曲的路構成一個城市的地圖。

她伸手在短衫口袋裏數銅板。

她外婆也在口袋裏掏出錢來數，喃喃地說，「算個命。」

「老太婆大概自己覺得浪費，吃吃笑著。」

「外婆你要算命？」

「她精明，決定等著看給她外婆算得靈不靈再說。」

她們在門口等。

「算命先生！」

算命先生！

「她希望她們的叫聲引起小劉的注意，他知道她外婆在這裏，也許可以溜過來一會，打聽他村子裏的消息。」

但是他大概店裏忙，走不開。

「算命先生！」

<<怨女>>

自從有這給瞎子做妾的話，她看見街上的瞎子就有種異樣的感覺，又討厭又有點怕。

瞎子走近了，她不禁退後一步。

老太婆托著他肘彎攙他過門檻。

他沒有小孩帶路，想必他實在熟悉這地段。

年紀不過三十幾歲，穿著件舊熟羅長衫，像個裁縫。

臉黃黃的，是個獅子臉，一條條橫肉向下掛著，把一雙小眼睛也往下拖著，那副酸溜溜的笑容也像裁縫與一切受女人氣的行業。

老太婆替他端了張椅子出來，擱在店門口。

「先生，坐！」

「噢，噢！」

他捏著喉嚨，像唱彈詞的女腔道白。

他先把一隻手按在椅背上，緩緩坐下身去。

老太婆給自己端張椅子坐在他對面，幾乎膝蓋碰膝蓋，唯恐漏掉一個字沒聽見。

她告訴了他時辰八字，他喃喃地自己咕嚕了兩句，然後馬上調起絃子，唱起她的身世來，熟極而流。

銀娣站在她外婆背後，唱得太快，有許多都沒聽懂，只聽見「算得你年交十四春，堂前定必喪慈親。」

算得你年交十五春，無端又動紅鸞星。

她不知道外婆的母親什麼時候死的，但是彷彿聽見說是從小定親，十七歲出嫁。

算得不靈，她幸而沒有叫他算，白糟蹋錢。

她覺得奇怪，老婦人似乎並沒有聽出什麼錯誤。

她是個算命的老手，聽慣那一套，決不會不懂。

她不住地點頭，嘴裏「唔，唔，」鼓勵他說下去。

對於歷年發生的事件非常滿意，彷彿一切都不出她所料。

她兩個兒子都不成器。

算命的說她有一個兒子可以「靠老終身」，有十年老運。

「還有呢？」

還有呢？」

她平靜地追問。

「那麼我終身結果到底怎樣？」

銀娣實在詫異，到了她這年紀，還另有一個終身結果？」

算命的嘆了口氣。

「終身結果倒是好的哩！」

他又唱了兩句，將剛才應許她的話又重複了一遍。

「還有呢？」

「平靜地，毫不放鬆。」

「還有呢？」

銀娣替她覺得難為情。

算命的微窘地笑了一聲，說：「還有倒也沒有了呢，老太太。」

她很情願地付了錢，攙他出店。

這次銀娣知道小劉明明看見她們，也不打招呼。

她又氣又疑心，難道是聽見什麼人說她？」

是為了她那天晚上罵那木匠，還是為那回相親的事？」

「太陽都在你這邊，」她外婆說。

是不是拿他們的店和對過藥店比？」

倒像是她也看見了小劉也不理他？」

「不曉得你哥哥什麼時候回來，」老太婆坐定下來說。

「我有話跟他們說。」

<<怨女>>

」她大模大樣添上了一句。

她除了借錢難得有別的事來找他們，所以非常得意，到底忍不住要告訴銀娣。

「小劉先生的娘昨天到我們那裏來。

小劉先生人真好，不聲不響的，脾氣又好。

」銀娣馬上明白了。

她繼續自言自語，「他這行生意不錯，店裏人緣又好，都說他寡婦母親福氣，總算這兒子給她養著了。

雖然他們家道不算好，一口飯總有得吃的。

家裏人又少，姐姐已經出嫁了，妹妹也就快了。

他娘好說話。

」銀娣只顧做鞋，把針在頭髮上擦了擦。

「姑娘，我們就你一個外孫女兒，住得近多麼好。

你不要怕難為情，可憐你沒有母親，跟外婆說也是一樣的，告訴外婆不要緊。

」「告訴外婆什麼？

」「你跟外婆不用怕難為情。

」「外婆今天怎麼了？

不知道你說些什麼。

」老太婆呷呷地笑了，也就沒往下說。

她顯然是願意的。

算命的兜了個圈子又回來了。

遠遠聽見三絃琤琮響，她在喜悅中若有所失。

她不必再想知道未來，她的命運已經注定了。

她要跟他母親住在鄉下種菜，她倒沒想到這一點。

他一年只能回來幾天。

澆糞的黃泥地，刨鬆了像糞一樣累累的，直伸展到天邊。

住在個黃泥牆的茅屋裏，伺候一個老婦人，一年到頭只看見季候變化，太陽影子移動，一天天時間過去，而時間這東西一心一意，就光想把她也變成個老婦人。

小劉不像是會鑽營的人。

他要是做一輩子夥計，她成了她哥嫂的窮親戚，和外婆一樣。

人家一定說她嫁得不好，她長得再醜些也不過如此。

終身大事，一經決定再也無法挽回，尤其是女孩子，尤其是美麗的女孩子。

越美麗，到了這時候越悲哀，不但她自己，就連旁邊看著的人，往往都有種說不出來的惋惜。

漂亮的女孩子不論出身高低，總是前途不可限量，或者應當說不可測，她本身具有命運的神秘性。

一結了婚，就死了個皇后，或是死了個名妓，誰也不知道是哪個。

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，她外婆再問炳發什麼時候回來，她回說：「他們不回來吃晚飯。

」老夫婦不能等那麼久，只好回去了，明天再來。

他們剛走沒多少時候，炳發夫婦帶孩子們回來了，聽見說他們來過，很不高興。

炳發老婆說他們沒多少日子前頭剛來要過錢。

吃一頓飯的工夫，她不住地批評他們過日子怎樣沒算計，又禁不起騙，還要顧兩個不成器的兒子。

銀娣沒說什麼。

她心事很重。

劉家這門親事他們要是不答應怎麼樣？

這不是鬧的事。

一定要嫁，與不肯又不同。

給她嫂嫂講出去，又不是好話。

<<怨女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「【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教授】王德威、【劇作家】王蕙玲【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】林幸謙【加州柏克萊大學比較文學博士】林郁庭【文史作家】」 - - 蔡登山 「《金鎖記》的七巧那樣決絕乖戾，其實是張愛玲人像畫廊中的例外。反倒是銀娣，陷身於不清不白的生命情境，才真正演出了人生的脆弱與寒涼……對張而言，銀娣的悲劇應不在於她接受命運的擺弄，而在於她始終企圖超越她所受的束縛。」 - - 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教授 / 王德威

<<怨女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